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咲無雜寘嘗知阿干縣寘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

緒介歐虞間用薦者名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王尚書攄墓經兵寺宇廢盜荆棘埋沒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許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淅津張徵燕南毛居仁耿都陳公雲中孟攀鱗太華郭時中鄠

郟范文炳平陸負擇加以衣衾藏之故穴蓋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滹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是屢飫史學爲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視前賢奇蹟偉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已至椎耕午以饗竇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已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爲異既而疑焉終廼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比

渡後赴戍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
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鑒方枘不能與時
圄圉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爲書數
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
敷析温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
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
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
者雖鄙目碟砑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
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
公以鄉曲義來周衕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閽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
許公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燄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
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昭齋棲遲蓬蒿心融
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
曰適作四亮辭天府七星挽章于以張皇幽眇振
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
喪子其自將既而聞卧疾慮之調養詢諸友生始
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

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媲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礲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為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為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為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

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
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
生者也於此而全爲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
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
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舍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
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爲則自
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
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
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
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爲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爲而
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
爲之訪諸故老採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
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爲
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
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
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
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擾地俛而延頸
以待之卒舉刀不覺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
及半蘇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

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毋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報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毋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温良恭儉讓曾孫四先亞季德昌銘曰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氷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一人止寇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不絕閒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爲諱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又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述君恁所出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矣誣公諱卿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郡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想以爲譜升朝一再遷爲御史爲諫官垂三年時甘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爲軟熟恬不之惟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及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爲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籌筆持纛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閉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爲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救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爲何人在天則亦顧迂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亡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呆廬陵文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倫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斗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殁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詷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爲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或有知國指爲狂曲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已未之夏戰死于蜀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于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撫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

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
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已子名之曰士龍既
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
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
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録國亡之
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
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
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后
壬寅冬具衣冠拍吾父之魂與吾母合塋鎮江之
丹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没則於天
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
澂禮辭許於是讀傳而歎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彦章其首
彦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
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韙之宋三百
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
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顔杲卿張
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禄出
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晞

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徃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懾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

日鏖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後戰連中數十劒劒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帥親視其劒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鞫對儔黨言嗜嗜獎嘆曰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一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鉄陂戰死楊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

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嗜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縣邊郡材技良家子選法備軍職縁武定軍屯光徒屯黃勇勝軍後粥取將秩武定而以侯爲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爲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充統制官寶祐閒蜀歲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建城堡化服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兄以敢戰死嗚呼晞矣夫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士口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覩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魯祖諱興耳名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擾不得上知族出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

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
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尚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
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
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爭徙蘆瀝鹽場同管勾諱
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
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砬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
曰諱林曰榮曰瑩曰嵒曰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蠶
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
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瑛
兄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

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
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
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
除掾都娶王氏生子曰良娶李氏生子曰賢砬
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蠻
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岫通娶
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
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幹彧兄娶孫氏
曰楊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檜義娶任氏生子曰嶠
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與君以下蓽

于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柘君以下別塋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涸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緝學勵行命不遠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眞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元老父誠咸龕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摳盜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妻吳氏眞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頴異童齔已若成人從鄉人

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父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鉥校讎無豪忽舛異延巳曆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賾尤遂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財

貴適用也故素尚撙節有古愿直風嘗嘯曰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寡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嫺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緩解鉢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謂曰聞轉運司群君領貞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

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養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從指數旨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寔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諸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賈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謂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眠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

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表楠

嗚呼金睪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劒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聞明之朱文公統宗擾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暇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録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平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睫按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尚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端九流證拾於墜簡薄者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薄者益遠而書韋具在不知而作若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劉問以辨後作者悔

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繫元豐至至大三年為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世以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受之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徂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泊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從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詔賦入等古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姓劉氏諱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其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塾垣女一嫁王氏是歲葬華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事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揄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禾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俯仰于廟于祠無異辭集

賢劉公生愈後聞揚合一劉公功與眞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公大哉春陵之學四方爲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桷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其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制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巽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二五日始克斂而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

洽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
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即
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常得四品官二公相
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
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
上客置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録事陵州
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徙曰與彰德
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
賦詩爲神交時人奎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奐一得
遇詩爲幸閣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
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
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
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
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豪中
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
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
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雍然無間而胷中了不
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言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絶

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閣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趣喚揚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皚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椁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虞集

稷山段氏阡表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隊地蓋爲金

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遭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扶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盡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鏞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内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叙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屏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已克已成已脩已克已成已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已登正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内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已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

克已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温
皇子安西王召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
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已
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
似英甫彦孚輔之兄彝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
仕有禄位獨輔寂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
史遍歷陜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
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盛君子有望焉嗚呼
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
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
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
爲得失哉故爲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慮徧物邈無託兮久焉識耿弱翰兮著
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翰兮弟昆顧余庭兮翰
存嘉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
材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发維垚
兮潤流斯河世寖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
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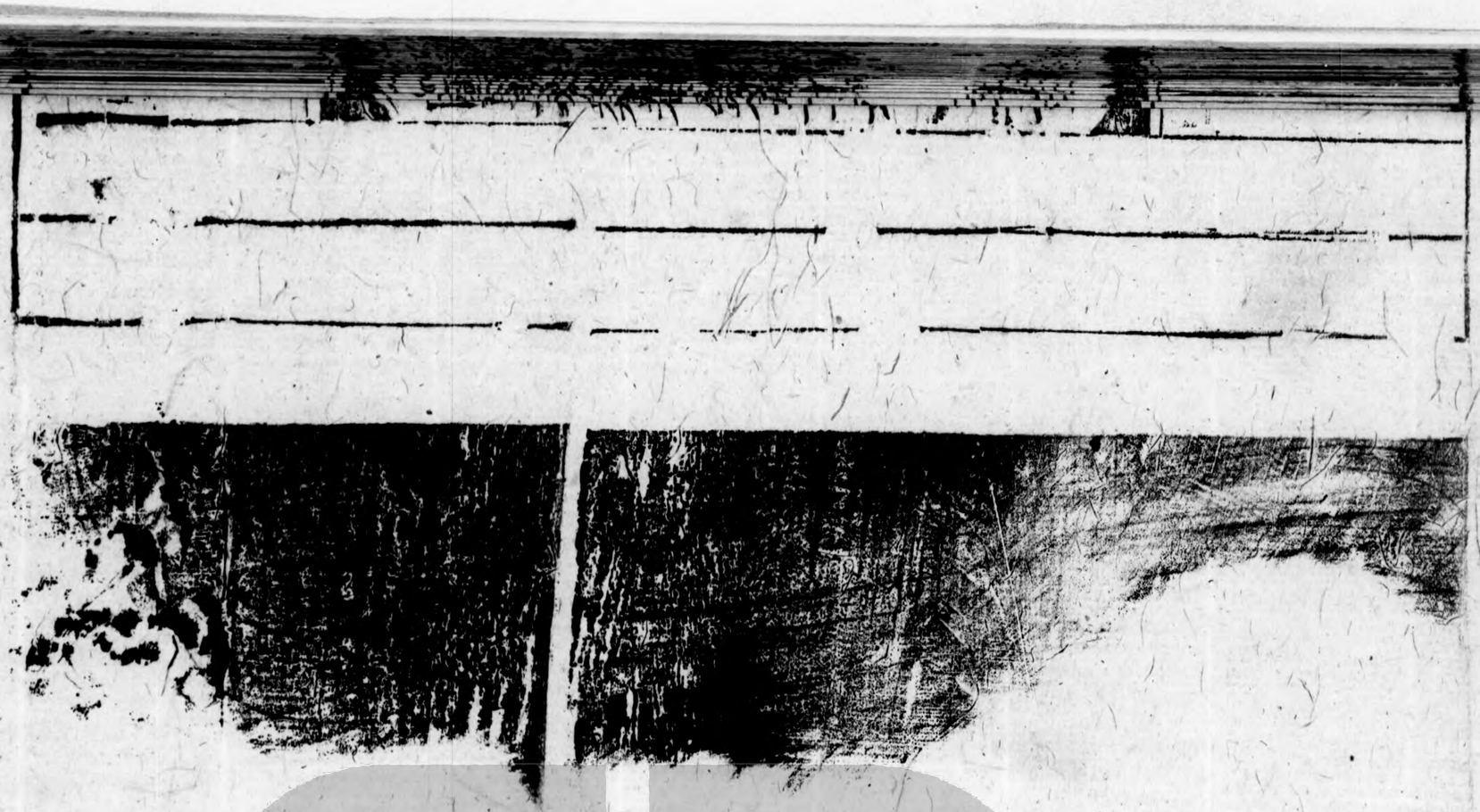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爲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厖碩朝延優之蠲役勿事歲時得陞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坐踖者老高情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厖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爲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其月其日也葬兖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者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先失家善織紗穀

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曰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客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昇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眞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買妾覬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筒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筒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筒力耑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

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曰蘇君持君事狀
告子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
主家産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
爲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
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憩非
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
所已擾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我文以
表其墓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子諾而
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
郡君者已亡子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
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
傳實弊俗也妻之家子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
自不以我爲妻家骨肉張延賞韋皐猶爾矧餘人
乎陽爲翁翁熱而陰詆漠然者爭鬬相責望者皆
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
爲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
若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産出入掌握可沒齒溫
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
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眞鮮哉方以抗

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特推致於笥而後知也然子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塔京師富民張民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媼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甚不欲勇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著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父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美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渝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